

此间少年

“理想的状态是每个人把参与公益变成一种生活习惯。”这是周玲的构想,而她自己,则一直都会是“公益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周玲:以大爱“清尘”

■本报记者 韩理

说起“尘肺病”,这个词很多人都觉得陌生。对于2009年之前的周玲来说,她也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病的存在。那时候她刚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而今天,她还在跟导师商量毕业论文,而论文内容就与关注尘肺病人密切相关。

周玲,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009级博士生,参与发起和管理着国内首个救助尘肺病农民工的基金会——“大爱清尘”。

缘起

2009年7月,河南新密市人张海超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但由于原单位拒开证明,他无法拿到法定诊断机构的诊断结果,最终只能以“开胸验肺”的方式为自己证明。尘肺病由此走入大众视线。

同年12月,深圳的一个夜晚,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周玲及北大学生与几位尘肺病农民工聊了很久。农民工来自湖南张家界,长期在深圳打工。他们想知道自己多年从事风钻工,是否患上了与上一批来阳尘肺病农民工一样的病。

在车站与这几位农民工告别时,看着他们渐渐离去的背影,周玲下定决心要帮助这一群体。从此,她开始更为主动地去他们的临时住所乃至老家进行实地走访,并与媒体、学者、公益组织积极接触,探讨启动救助项目的可能性。

直至2011年3月,一位在媒体的朋友告诉周玲,知名记者王克勤的团队也在为尘肺病农民工这一群体而奔走呼号。于是,周玲第一时间与王克勤见面,并最终促成了她所在的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与王克勤团队的合作。

2011年6月15日,由周玲所工作的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与王克勤团队联合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找救助中国尘肺病农民工兄弟大行动”正式启动。周玲代表基金会加入了“大爱清尘”基金管理委员会,任副主任。

由于尘肺病涉及农民工维权、揭开企业用工“伤疤”等问题,“大爱清尘”起步时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后来,“大V”姚晨等人的微博转发,才使得更多人开始关注尘肺病农民工。

深析

尘肺病是一种肺部纤维化疾病。患者由于长期处于充满粉尘的场所,导致肺部病变,肺硬化、衰竭而无法呼吸,最终痛苦死亡。一旦罹患,便不可治愈,只能通过洗肺手术延长生命。

“长期在粉尘环境中工作,如采矿、爆破工程等活动,农民工患上尘肺病的几率很高,据预估,目前我国已确诊的尘肺病人不低于600



2011年,周玲在四川探访,这位可爱小女儿的爸爸因为尘肺病去世,妈妈带着她,依靠小裁缝铺为生。

万。而农民工的体检率很低,潜在的患病人数可能更多。”周玲说。

在诸多关于尘肺病的描述中,有一点最为精准,这是一种“没有医疗终结的致死性职业病”。在这种致病环境下长期作业的人群缺乏对自身健康的敏锐关注,很难在早期发现和确诊。

据周玲介绍,国家将尘肺病认定为职业病,理应从社会保险或者务工企业处获得赔偿,但现实情况是农民工用工流动性大、与企业的劳动关系通常缺乏有效证明、社会保险缴纳比例不高,因此,农民工在发现可能患病时取得专业尘肺病鉴定并要求赔偿时困难重重。同时,这一病症不可治愈,把病人的家庭都拖入了“无底洞”。

在一次次的走访中,亲眼看到这一群体的日常情境,周玲真正地被震撼和触动了。

周玲走访过近百个尘肺病农民工家庭,在湖南耒阳,她问尘肺病农民工徐作斌:“现在每天都想些什么?”“等死。”徐作斌的回答让周玲停滞了几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徐作斌去世时刚刚年过40岁,就在周玲探访过后的那个春

节后不久,他的哥哥也死在了母亲的怀中。

每一个尘肺病人的家庭每天都浸泡在深切的无奈和绝望中。在周玲看来,目前许多尘肺病农民工面临巨大的“生存困境化”,表现为鉴定困难、获赔困难、治疗困境与生计困境。“仅仅依靠尘肺病农民工自身难以摆脱这种困境化的生存状况,社会力量的介入十分重要,我们希望能够与政府以及各类组织一起,探索尘肺病农民工的综合救助模式。”

道远

“我们要帮助他们,不仅仅停留在职业病鉴定、向企业索赔的层面,更要考虑他们的生计。”周玲说。

“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点是一点”的愿望并不意味着“大爱清尘”只致力于个体帮扶救助。“大爱清尘”也在努力推进现行职业病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杜绝频发尘肺病的制度性漏洞。

“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民看病

给予报销,但问题在于许多人负担不起看病的初始资金,更不用提享受报销待遇了。因此,“大爱清尘”探索在定点医院为项目区尘肺病农民工设立专项账户,按照救治标准提供资金专门用于资助这些尘肺病人先去看病,待治疗结束后由项目区相关部门将结算报销后的部分资金返还到医院专项账户,用于当地下一批尘肺病农民工的治疗,以实现治疗资金的循环使用。

目前,“大爱清尘”和四川、云南等多地政府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效果。2013年年底,“大爱清尘”筹款已经近1200万元,救助了上千个尘肺病农民工及其家庭,但是相比起众多的尘肺病农民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目标是,有一天,尘肺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消失”。

呼吁

周玲在“大爱清尘”的工作并不是全职,从身份归属上来说,她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而成为公益行业的一分子,这念头始于在北师大教育学院读研时的一堂课。在那课堂上,周玲看到了一张照片:一群农村孩子背着书包上学,每个人都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但照片下方是一行刺眼的标题——未来的农民工。

虽然那张照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那一刻它给周玲带来的触动却一直存在:为什么农村的孩子未来只能成为农民工?

周玲去东莞探访过许多工厂,流水线上有许多十分年轻的面孔,每天就是坐着给数千只玩具鸭子绘眼睛、上色……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周玲相信每个孩子生来都是一样的聪明,只要拥有足够的机会,每个孩子都可以创造自己精彩的人生。

正是这些思考使得周玲关注起弱势群体,开始投身到公益事业之中。从2006年进入公益行业至今,她对公益开始形成自己的一番思考。在她看来,当前中国的公益行业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非常需要具备各方面知识的优秀人才。“公益并不仅仅等同于慈善,不是一时一地的感性行为,它需要更具理性和规范的运作,因为公益的使命在于积极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利用创新的办法,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最终指向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周玲说。

周玲希望,大学生们可以更广泛地通过参与公益项目去接触与了解我国社会,逐步形成自己的社会使命感,步入社会后就可以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理想的状态是每个人把参与公益变成一种生活习惯。”这是周玲的构想,而她自己,则一直都会是“公益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学子情怀

长大,从理解他人开始

■林涛

小时候,总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别人,而且喜欢理直气壮地认为,对方要按照我想的做才好,要是遇到对方不理解,心里就想,“他(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这么做呢?”甚至有时偏执到不允许存在不同的想法。

这样的想法在我和父母相处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但家人总是顺着我:饭桌上总是我爱吃的菜;一家人看电视,播的也是我最喜欢的节目。记得小学时,有一次,店里爸爸忙得不可开交,但妈妈却出门去了。我在心里责备妈妈:“明知道店里忙,还不早点把事解决赶回来,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这么想着,妈妈回来了,我竟然冲着妈妈发火,依稀记得当时说话难听,完全不顾及妈妈的感受和原因。

父母和身边的人对我一直很包容,他们的包容却让我觉得自己正确,对待不同的想法我都理直气壮地指出,而且一定得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直到高三那年,一个人来到杭州学美术,开始和身边那些没有义务照顾你感受的人交流时,我才发现自己在指出问题时处处碰壁——他们根本不理会你的立场,我的观点变得那么无所谓、渺小。

碰壁之后,那个曾经的“非常自我的世界”开始撕裂。对于我这种“心胸狭隘”的人来说,从“自我的世界”剥离出去的过程有些迷茫,迷茫过后爱钻牛角尖的性格又让我感到纠结,但我始终没有反省过自己。就这样生活了大半年,结束学习后从杭州回到父母身边,有一次,又遇到我看不惯的事情,但正在脱口而出的前一秒钟,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如果我要是他,我会怎么做呢?会不会和他一样?”就是这样一个想法,使得我豁然开朗,脑袋里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阴霾里射入第一缕阳光一样,我突然地就理解了对方为什么会这么做。而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我,那些所谓的理直气壮是多么的可笑和幼稚!

当我明白到这一点时,行为也随之转变,在下决定之前先考虑清楚对方的立场和感受,寻找一个对大家都好的解决方法,并且学会承担起自己的义务和责任。父母夸我长大了,只有我知道听到这句话时是多么的惭愧。

有一次爬深山老林,当耗尽体力站在山顶时,我明白了自己身上成长,在于它容纳万物在自己的身上成长,在于它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与辽阔。只有万物都展现自己时,才是世间的常态,而我只是这万物中小小的一个,我的想法并不代表全世界,正是有人迥异的想法,才构成了多彩的世界。

(作者系景德镇陶瓷学院学生)

用物理公式解读理性爱国,用自创漫画诠释责任,带领飞行学院学生现场宣誓……近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了第二届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决赛。12位辅导员以舞台做讲台,从时政热点、创新意识、校园生活、专业学习、综合素质五个主题为现场师生做公开“月讲评”。

“辅导员的工作范围不再局限于‘两核’学生,而是扩大到了全体同学,让更多的学生受益。”南航学生处副处长陈修文说。

“范范而谈”爱国向心力公式

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部分大学生对此感到无比愤慨,已经抵制购买日货,甚至可能有更加激烈的行为发生;也有人对此漠不关心,认为此事与

能力更是不可或缺,他通过介绍“神十”的三位航天员,点出了个人能力修炼的重要性。“只有拥有正确的爱国情感、适度的爱国行动和高水平的个人能力才能真正做到理性爱国。”

范伟的爱国向心力公式得到了在场学生的认可。“我们是工科学生,这样的方式将普通的物理知识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更容易理解,印象更深刻。”南航航天学院研究生姬晓云说。

辅导员自创漫画谈责任

南航近期准备给学生宿舍安装空调,绝大多数学生十分欢迎,但在具体安装推进过程中,学生也有很多问题和质疑。面对由装空调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南航艺术学院辅

导员陈慧云设计了一堂月讲评,用亲手绘创的一系列校园漫画诠释了责任的内涵。

陈慧云的月讲评用了三个方言吐槽开场,道出了学生心中普遍存在的疑虑。

据陈慧云介绍,这三个吐槽是目前网络上传播最为广泛的,但其科学性、准确性有待考证。“之所以把这三个吐槽点列出来,就是为了能够在公开场合消除学生的疑虑,让大家客观公正地看待此事,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不要以讹传讹。”

陈慧云用她自创的“学生守则”漫画谈大学生的责任意识。漫画中除了大字打出幽默的标语,还用小号字详细写出具体规则细节,这样同学们在嬉笑中欣赏漫画的同时,也记住了学生手册的具体规则。

“我本身是学美术专业的,加上辅导员的一项工作就是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陈慧云如是说,“和工作相结合,漫画可以起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带着“知心大姐”和参赛选手的双重身份进行月讲评,陈慧云在学生面前展现了与平时不同的一面。

辅导员“练兵”创意多

■本报通讯员 戴家宁 周咏怡

自己无关。在比赛中,南航航天学院2012级、2013级辅导员范伟面对这个主题,从物理公式到哲学思考,从普通学生到航天英雄,从群情激奋到理性爱国,以独特的物理视角,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生动的爱国教育课程。

范伟把自己的演讲做成了一期脱口秀节目,节目名称更以自己名字命名为“范范而谈”。为了让学生将航天意识延伸至爱国领域,范伟亮出了他自创的爱国向心力公式:理性爱国=个体能力。事实上,范伟在大学的法学,但通过在航天学院工作的两年时间,培养了用工科思维指导工作的方法。

通过范伟的讲解和比喻,物理知识也上升成了哲学道理。“只有爱国热情而缺少爱国行动,那么理性爱国成为空谈;但若若是爱国行动缺少正确情感,理性爱国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范伟告诉大家,万事万物皆有连通性,绕地卫星尚有第一宇宙速度约束,中国人的爱国行动也应有适度的区间。此外,个人

四海游学

自由

理由因为对穷学生的赞助,而违反公平的原则。德国的学费非常低,每学期就几百欧元的学杂费,课程基本上都是任选,不似美国名校一样按学分收学费。而且有一个选项“延迟入学”,有一些学生会延迟一两个学期入学,以赚取足够生活费,好全脱产攻读前几个学期。家庭收入中下的学生可以申请贷款,也有不少的基金会给予学生小额的奖学金。针对学生的交通、宿舍和饭堂,价格都很低;基本上所有的门票,学生都有大幅度减免。

真实

2011年2月,政坛备受关注且被寄予厚望的政治家,时任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因论文抄袭被拜罗伊特大学取消博士学位。古滕贝格随后宣布辞职,从此淡出政坛。今年2月,经匿名网友揭露,就连教育部长沙范也被杜塞尔多夫大学取消博士学位,4天后,她宣布辞去教育部长职位。

可想而知,在德国的大学,抄袭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在德国抄袭被揭发的结果就是学位被取消。在我上过的每一门课程里,都有对作业格式的要求,清楚列明作业注释的格式,以及抄袭的后果。

硕士生毕业论文的撰写,由第一和第二审查人先进行有评点的一审,再由第一和第二审查人与另外三位教授(至少一位非本校教授)进行答辩环节的提问。当然,电子反抄袭审查是少不了的。提交的论文终生都不能够更改,永远存档于大学图书馆,如果有抄袭现象马上不及格。

公平

哈佛大学公开课讲“公正”课程的迈克尔·桑德来我校进行讲座和新书签售。在此期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桑德尔问大家,如果某富豪给柏林自由大学捐赠1000万欧元,希望大学录取其低于分数线的儿子,而这笔钱将能够资助很多上不起学的穷学生,假设学生们是校董能否同意。99%的德国学生都不同意,在陈述理由的时候,一位男生说,这样违反公平原则的事情很难被容忍。德国的大学是国家机构,应该对每一个人公平,机构设置上也是服务于此目的。因此,没有任何

柏林自由大学:校训在细节

■林丽雪

柏林自由大学,顾名思义,就是学术自由的大学,我在这里深切地感受到自由对于师生是多么美好的事情。首先,我不仅可以在本校,而且可以在柏林另外两所大学上课,学分互认。例如,我在柏林工业大学上了能源经济与建模编程、环境数据统计等课程,作为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科学的学生,我还在物理系选了“可再生资源物理”,哲学系选了“批判社会理论”、法律系选了“德国能源法”。

其次,学术资源较丰富,设备较先进。柏林自由大学使用名为“黑板”的一个系统管理教学资料,登陆以后,所有选过的课程都在上面,每一科目的日期或者新资料都有消息提醒,课程资料可以随时下载,可以给老师和同学发邮件,有讨论版面直接与学校邮箱相连。

再次,学生在柏林3所大学的大部分图书馆都可以无限量借书。起始借期是一个月,如果无人预约可以在网上续借长达6个月。当然,如果忘记还书,罚款高达每周就要两欧。

值得一提的是,柏林作为当年冷战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前沿,柏林自由大学里没有学生会,只有学生政党和学生议会。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主义的学生政党,经常在图书馆前搞展览,最近的展览是抗议学院管理政治的,大致内容为“不公平的趋势:国际关系系科如何在政治与社会科学院逐步霸占多数领导层位置”。

最后,我最喜欢的是学校的语言中心,只要你愿意学,语言课程都是免费的,而且课程质量很高。在这里的四个学期,我一直不间断学习德语,还开始了日语和俄语的学习。

在德国的首都,我经常作为学生、作为市民,参与联邦政府、各智库、各大使馆、柏林市政府举办的能源政策研讨会,这些场合里我提问过不少高层人物,甚至还进行了面对面交流,例如德国环境部长阿尔特迈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我见过好几次,他们跟观众分享了很多能源政策相关的知识和对中国的看法。并非作为芸芸学生的渺小一员,莫道欢迎国家领导,而是能够共处一堂讨论问题,这使我充分感受到德国对学生的尊重。

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期间,柏林自由大学的确不负其“真实,公平,自由”的校训。我感受到了小学作文中写的“遨游在学习的海洋里”的美妙感觉,也感受到了大学如何保持其独立性,又能保持与社会变化的脉搏息息相关。

(作者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学生)



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图书馆